

世界当代文学名著

射杀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射杀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唐 欣

封面设计:方 宇

世界文豪译丛 西德尼·谢尔顿精典系列

* * *

射 杀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9 万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225-01167-7/I·256 定价:17.60 元

内 容 提 要

面对一群美丽但平庸的女人，他就像个魔术师：拍电影的他为观众创造了众多另人倾倒的青春偶像；也创造了当今世人目眩的性感女人。

一个初入此道的女人，一经他手，必成一个性感诱人的女星。

而每一个性感女性都和他有……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人和他有肉体恩怨和情感纠葛？

终于有一天，他为他的玩世不恭付出了生命。

哪个女人更有心要杀他？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谁是射杀的真正凶手……？

序 幕

一九八九年

清晨四点，女人悚然惊醒，心怦怦狂跳不已。她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安慰自己没什么好担心的。是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即使枪没有放回原处，也不会有人把它跟她联想在一起。

但手套可就不一样了。

全洛杉矶只有极少数女性有这种意大利软皮定做的手套。只是她那双沾了血迹，而且有枪弹的火药味，也正因如此，她才把手套扔进一条荒僻得也许没有路名的峡谷小路旁的阴沟中。

尽管如此，在她抬起右手拂开发热的脸庞边的发丝时，她仿佛仍可嗅到死亡的气味，即使乳液的香味也无法除去。是幻觉吧，她想道，等待着电话铃响。火药和血的气味不可能渗透皮手套的。

清晨五点，她无法再躺下去，于是起床淋浴。

六点，她穿好衣服坐在床边等着。

七点，她走到楼梯口，喊佣人把早餐送上来。

早餐送来，她发觉自己根本吃不下。盘中的炒蛋凝成黄色大理石，她盯着电话，一口一口喝着咖啡。

九点二十二分，电话终于来了。

他们会先打给谁呢？她边拿起话筒边想。谁是最后被通知到的？死亡诏书也有先后次序吗？

电话那头冷静而公事化的声音传达了消息，她惊喘一声，开始哭起来。

她挂上电话，不禁为再次成就这不可能的奇迹而涌起一股秘密的胜利感。

她知道今天稍晚，当她在医院病房外等待时，会有人将纸笔塞入她手中，她也会在某个人脸上看到刚才电话中传报的消息，而她会带着此刻这股悚然的兴奋签下她的名字。

她又惊喘一声，这次是不由自主的，像是突然挨了狠狠的一拳似的。

她真的无助地哭了起来，大声、痛苦的啜泣是她绝不会在摄影机前做出来的，那会让她惨不忍睹。

“噢，尼克，”她大声说道。“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她是说真的。

但她已分不清自己是为了杀他，或是为没把他杀死而使他奄奄一息地活着而懊悔。

她只知道她好难过。

就和她这一生中许多其他时候一样，这全是梅凯蒂的错。她满脸泪痕地微笑起来，这回这贱女人要付出代价了。

毕尼克是个好狗运的魔鬼！

这是寇杰克走入西奈医院加护病房区时的第一个想法。院方还特别为毕尼克的诸位前妻在加护病房外另辟一个小小的会议室呢。

这位洛杉矶警局的秃头警官知道四个女人的一切。他是个单身汉，床边摆了一大叠由超级市场买来的小报，好莱坞的轶闻韵事他全了如指掌。只是他还未亲眼看过任何偶像，所以他一马当先抢着执行组长的命令。“别让她们任何一个在我到之前离开医院，我要亲自跟她们谈。”施组长下令道。“还有，小寇，

要机伶点。”

机伶？老天，看到眼前这片活色生香，他只能像个小孩一样张口结舌，根本什么也讲不出来。真是好狗运的家伙！他不由得再次想道。

但小寇记起那幸运的家伙此刻正在死亡边缘挣扎，依他的主治大夫的脸色，情况恐怕不乐观。不过，小寇仍不确定他不愿意与这可怜的混球交换位子。能带着毕尼克一生拥有的回忆离开尘世，胸口挨颗子弹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

白茉莉、梅凯蒂、赫艾黎、费珂碧，全是金发，全都依然漂亮。一个男人一生中竟能发掘这四颗超级巨星，又娶过她们，只徒令小寇喟叹老天不公。虽然这四人年纪最大和最小的几乎相距二十岁，但她们相像的程度实在不可思议，她们简直就像姊妹。

这么些年来，这四人的巨幅照全都在“花花公子”的版面上出现过，每一幅裸照都是毕尼克在与她们的婚姻期间亲手拍下的。小寇就曾对着那些照片情难自禁。他紧张地搓着汗湿的双掌，只怕这些女人会猜到。

但尽管他的脸发热泛红，却仍看得出这情况的讽刺之处。他在尴尬些什么呢？毕竟，他可是个法律的代表哪！而这四个女人之一却很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被冠上“杀人犯”之名。

昨晚毕尼克遭枪杀，奄奄一息地倒在他家书房中，直到今天清晨才被他的律师发现。在被送上救护车时，人家问他是谁杀的，他喘着气、虚弱地吐出几个字：“我的妻子。”

他有四个妻子，全都是前妻。

小寇哀伤地看着她们。虽然从未谋面，但他全认得她们。而他对她们的了解，怎么也无法想像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有种被背叛的感觉，想必昨晚子弹射入毕尼克的胸膛时，他一定也有同样的感觉。

据悉，这四个女人都在十分钟内相继抵达西奈医院的五楼。第一个到的是毕尼克的第二任妻子梅凯蒂，最晚到的是第四任的毕太太费珂碧。根据医院人员的说法，这四位来的时候，都按了加护病房门外的对讲机自称是毕尼克的妻子。

这些女人都哭过了。不过小寇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她们全都是演员。

但现在，她们都没哭，泪水所造成的损坏都已补好，她们完美的脸上没有眼睫毛的污渍，红唇娇艳，腮红刷得闪亮，半垂的眼中什么也看不出来。

只要有好奇心的人都会想知道。寇杰克早已忘了组长的指示，他舔舔唇，脱口问出他想了一整个早上的问题：“你们中间哪一个会恨毕尼克恨到想杀死他？”

室内突然寂静无声，小寇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毕尼克的第一任妻子白茉莉开口道：“你用错词了，警察先生，问题应该是我们哪一个会爱他爱到要杀死他？”

其他的人均点头表示赞同。

只有梅凯蒂没有。

小寇盯着她的脸，他看错毕尼克的第二任妻子了。那光滑完美的容颜下原是一个早已饱受惊吓的小女人。他满意地点点头，此时他身后的门打开了。

“各位女士，”施组长说道。“抱歉让你们久等。”

“我们还没有叫我们的律师来，”说话的是第三任毕太太赫艾黎。“至少我还没有。我该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了吗？”

“你也不用，赫小姐。”组长道。

天杀的！小寇想道，我猜的果然没错！

下一秒钟，施组长果真印证了小寇心中所想的，他转向梅凯蒂。“梅小姐？我们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梅凯蒂的目光越过新进来的警官。尽管脑中正麻木地回响着他的话，她的视线却离不开他身后的那扇门。他们可能会推开那扇门来告诉她尼克死了。每次门一开，她的心便猛地一抽，像是即将完全停止跳动似的。

“问题？”她隔了半晌才重复道。“当然可以，我很乐意……”房里的其他三个女人转头盯着她时，她的声音消失。这真像是走在迷宫中一般，每一张脸都像是她在镜中的倒影，同时又是如此不同。这种感觉从未像此刻般令她感到困扰。她有种不安的感觉，仿佛站错了位置，而她脚下的土地就要移开了。

“梅小姐？”新进来警官又叫了一声，这回她终于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他认为凶手就是她。

凯蒂一回视着迷宫中的三张脸谱。她从不曾真正把这三个女人视为朋友——她们更像是亲戚。

是姊妹。在某个疯狂的方面而言，我们就像是姊妹，因为我们和尼克的关系而牵连在一起。

“我们都爱他，”她大声说道。“不是吗？茱莉？艾黎？珂碧？”没有人回答。

凯蒂控制不了自己地絮絮叨叨。“我相信我们都爱他，只是——方式不同。”

她突然想到最糟的情况，身子像是挨了一拳似地摇摇晃晃起来。噢，尼克！如果警方认为是我，他们就无法保护你脱离她的魔掌了！

被害人的律师魏史隆答询警方的录音摘要如下：

问：你担任毕尼克的律师多久了？

答：从他第一次离婚起，但在那之前我们早已是朋友。

问：今天早上你为什么会上他家？

答：应他之请。昨晚他在我的答录机留话要我今天一早过

去他家。

问：这次碰面是有什么事？

答：我完全不知道。

问：但你还是去了？只要你的客户打电话，你都会马上赶去吗？”

答：我说过，尼克不只是我的客户，也是我的朋友。

问：他留话的带子你还留着吗？

答：是的，我还没有洗掉，因为还有别的留话我还没有回。

问：他的留话中听起来可有忧虑不安的迹象？

答：一点也没有，事实上他留话时还在笑着。

问：你确定手稿是他家里唯一遗失的东西吗？

答：就我所知应该是。

问：那是什么书的手稿？

答：他的回忆录。他已差不多写了一年，在他书桌上的打字机旁总是摆着厚厚的一叠写好的手稿。

问：可不可能他把手稿收起来了？

答：不太可能。即使管家把那些稿纸稍稍挪动半公分，他都会发上一顿脾气。

问：那么，你想那些手稿发生什么事了，魏先生？

答：那还不清楚吗？那些婊子中的一个拿走了！（停了一下）对不起，她们四个我全认识多年了，但尼克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很可能是这世上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他说过她们中的一个想杀死他。除非我知道是哪一个，否则教我如何信任她们？

问：你看过那叠手稿吗，魏先生？

答：随意看了几页。尼克不让我全看，他说如果我开始吹毛求疵挑剔他的文章，他的文思便全毁了。

问：你会挑他文章的毛病吗？

答：很可能会，律师就是做这种事的啊。

问：你刚刚说他给你看过几页，你还记得那几页的内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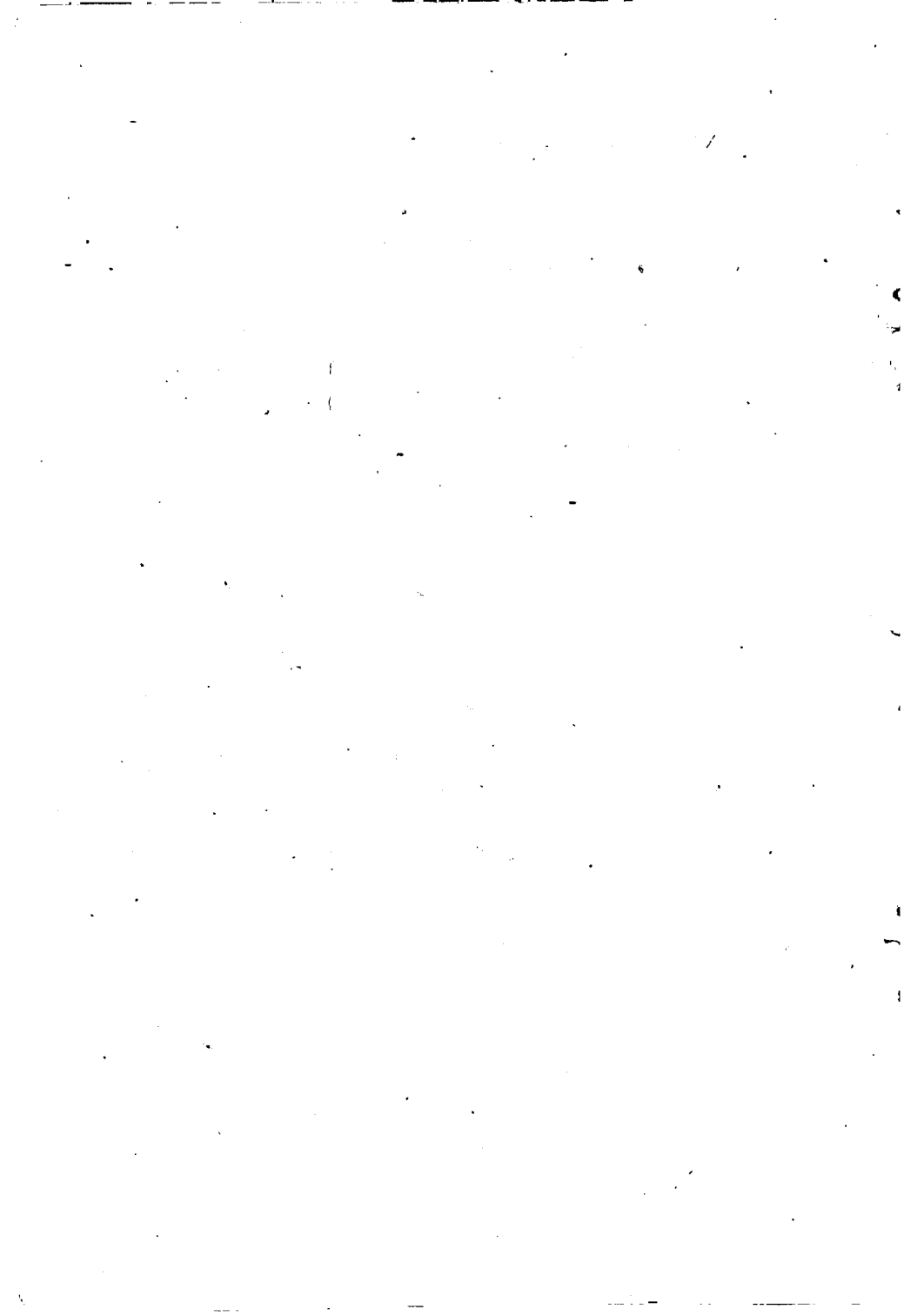
答：记得一清二楚。

问：我不认为——

答：我记忆力好得像摄影机一样。

问：那么或许你愿意帮我们把那几页重写下来？

答：当然可以。



第一部 毕哥马利

希腊神话中，巧手的雕刻家毕哥马利雕出了绝美的女像，日复一日望着雕像完美的唇、娇靥及身段，毕哥马利陷入无法自拔的情网。他竟深深爱上出自他的手，他呕心沥血雕塑出的女像……

茱莉 一九五四——一九六〇

我第一次见到茱莉时，她浑身一丝不挂。她和我谁也没想到我们很快便会和全世界分享当时我目睹的曼妙景象。

——摘自毕尼克未出版之回忆录



1

一九五四年

粉红和金色的瓷打火机上的火焰跳动着，驱走了这陌生的卧房中的阴影。白茉莉全神贯注地看着明亮的火舌，试着不去理会卧室门上愤怒的敲门声。她握着打火机往垂着窗帘的窗边走了一步，接着又迟疑下来。

小女孩不该玩火的。

爸爸向来这么说，茉莉真希望爸爸现在就在这儿。

“打开这扇该死的门！”门外的菲尔向她吼道。

茉莉不知道菲尔姓什么。就算他告诉过她，她也被他那辆大红的敞篷车弄得晕头转向，记不得了。她的手抖了一下，打火机上的火苗熄灭了。

她把打火机放回床头几上同色系的烟灰缸旁边，茫然地明白打火机、烟灰缸和加了绉边的床罩及床帘全是同一色系的粉红滚金边。不知怎地，她就是没想到一个开全新红色敞篷车的男人竟会住在一间粉红配金色的房间，而且每一件东西的颜色都是搭配好的。她纳闷着会不会是他母亲帮他布置的。

菲尔仍在捶着门。“全洛杉矶没有人到了二十二岁还是处女的！”

也许他说得没错，只不过她尚未二十二岁。她自称二十二岁只不过是坐他的敞篷车过过瘾。事实上她才十五岁，而且还在上高中。茉莉想隔着门告诉他事实，不过菲尔八成会觉得十五岁的处女和二十二岁的处女一样可笑。

有时候茉莉自己也这么以为。

她长得很高，将近五呎十吋，有一对湛蓝的蓝眸，皮肤细

嫩近乎透明，毛衣下的胸部对她纤细的骨架而言几乎是太丰满了。今晚，她淡金黄的头发是披散着的。上学时，她都扎着马尾，穿三层硬衬裙好把裙子撑蓬，外加束腹以勒出纤腰。只要她走过，连校长都会转头看她。

她喜欢那种感觉，却说不上来为什么。

别的女生说她爱现，茱莉根本不在乎。从她十二岁开始发育后，身边就围满了男孩子。她根本没有时间结交同性朋友，到现在依然如此。

高中一年级的十月，茱莉便不再和中学男生在马赫兰大道上拥抱亲热。她开始和二、三十岁年纪较大的人约会。他们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牛仔裤，带她上好的餐厅，而不是咖啡店，请她看电影而非学生舞会。她告诉他们，她二十二岁，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

年纪稍大的人不像中学生那么粗野鲁莽，他们总是甜言蜜语地追求她，她也热切地回应，逐步欣然开放她的肉体。但这都是游戏罢了，她绝不会轻易奉献自己的。

不管对方如何哀求或是生气，她都不为所动。让她守住最后一关的，是爸爸。茱莉从小便是父亲眼中的明珠，是他最宠爱的孩子。爸爸早已决定她要成为明星了。每个人都说她长相够格，而爸爸也安排她接受训练：表演课、歌唱课、舞蹈课，一切父亲都为她准备齐妥。起先她去上这些课只是为讨爸爸欢心，不久她也开始梦想有朝一日她的名字会出现在戏院门口。别的女孩子在她们男朋友的名字加上“夫人”二字，而她的笔记本上则涂满了“龙凤配，白茱莉领衔主演”之类的近期上映的电影名称。怀孕将毁了一切。

而每个女孩都知道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就会怀孕的，瞧瞧妈妈就知道了。

“胆小鬼！”菲尔在走廊上大叫。

茉莉颤抖了一下。这不是第一次别人这么说她，但却是她第一次听到别人以暴怒的口气喊出来。

她狂乱地搜巡整个卧室。除了把怒气腾腾的菲尔挡在外面的房门外，唯一的另一个出口就是那扇窗子了。茉莉拉开窗帘想打开窗户，它却怎么也不动。她心一沉，明白这窗子早就被油漆粘住了。

要是她不让菲尔得寸进尺就好了！她现在也不会陷入这种窘境。

当他在吃晚餐途中说服她进他家坐一下时，她并不觉得有拒绝的必要。他对她做着好美妙的事，又一路赞美她，她连要提高警觉都忘了，反而一心沉醉在自己喜悦的小世界中，直到菲尔抬起身拉下裤子的拉链，才猝然震碎她所编织的世界。

茉莉所有的“警报系统”霎时铃声大作。

菲尔翻身把裤子褪到膝盖时，茉莉乘机滚开。但他站在她和大门之间，她只有往楼上狂奔而去。一旦隔着安全地锁上的门，她一定可以跟他讲道理的。

也许她还可以——若不是她错误地回头看他没有跟上来。

他的外裤已落至脚踝，内裤又鼓起一包，正大步“跳”上楼梯，那副滑稽样逗得茉莉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光想到那副光景，她又开始放声大笑。

听到她的笑声，菲尔更像头被激怒的蛮牛猛力拍房门。“你这个骄纵的小婊子！”

这回茉莉可真的吓坏了，拼命拉拉窗子，却怎么也动它不得。隔着窗玻璃，她看到邻家屋外有个模糊的身影，她猛拍窗框。“救命！”她大叫道。“救命啊！”

那人头也没抬一下。

倒是卧室的门却吱嘎一声。